

◎往日情怀

台灯照亮人生路

□刘卫

前不久装修房子时，我特意去了灯具市场选购灯具。在璀璨夺目、用途各异的灯具里，挑选了两盏精巧的立式台灯，这使我想起了曾用过的几盏老式台灯。它们照亮我的人生路。

在我上高中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学习用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有一次，我到同学林家里去玩，写字台上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盏台灯。那柔和的光线映衬出他那张青春勃发的脸，林的学习神情格外专注。从那一刻起，我就想拥有那样的台灯，虽然不奢华，但打听了价格，一盏也要三块五毛钱。我不好意思跟父母要，就利用假期在外打零工。我顶着寒风，送满满一车水泥到工地才能赚五毛钱。一个寒假下来，我一共挣了十二块三毛钱，先去商场买了一盏台灯，再用剩余的钱添了一双回力球鞋和一套运动衣。

知青下乡时，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我特意把那盏台灯包了又包，又买了几节备用灯管，带了过去。只在农科所待了三个月，公社管文教的副书记发现我是这拨知青里的“学霸”，特地抽去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到了学校，我这才发现这里的教学条件比想象中差十万八千里。校区没有电，学生上晚自习靠点柴油灯，家境好一点的才用得起来。

◎家有儿女

和孩子一起读绘本

□冯艳平

孩子三岁时，孤陋寡闻的我，不知绘本为何物。第一次听说绘本故事，是从朋友圈看到的，一位好友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记录了一年来与女儿在图书馆的点点滴滴，看得我自惭形秽。

我决定陪孩子学习，立即就去办了张绘本卡。对于绘本的知识，我开始也是不屑一顾，不就是让孩子了解一些故事，明白一些道理，学习一些常识吗？全是小儿科。给孩子读时，我也很少去深入思考，这也许就是我思想浮躁、学识浅薄的表现。直到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有一次，在儿子的要求下，他让我给他读绘本《谁的蛋》。

“不是读过了吗？”我不屑地问。

“我还想听。”儿子恳求道。

这本书就是告诉孩子卵生动物各式各样的蛋。儿子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听一边告诉我，哪些蛋是谁的以及在哪里见过。当我读到鸭嘴兽是卵生动物时，大脑瞬间凝固了，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记得在生物课上刚刚讲过一道题，说鸭嘴兽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主要特征就是：胎生、哺乳。这是什么节奏？哺乳动物还有卵生的？我马上拿出手机来搜索“鸭嘴兽”。网上的解释是：鸭嘴兽是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它是未完全进化



油灯或蜡烛。我的台灯只能当摆设，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准备教案。有好几次煤油烧完了，我找公社副书记特批一点。供销社缺货时，甚至连煤油灯都用不上。直到校长提了好几次申请，慢慢地被人们重视起来，公社把木材加工厂的电“匀”些出来，并走了专线。通电后，我摁了台灯开关，引得学生啧啧称奇，连声叫好。利用假期，我组织学生课余搞副业，上山砍柴，挖药材，种蔬菜。新学年开始后，学生都配了一盏新台灯。从此，每当夜幕降临，各个教室里灯火如潮。学生们更加专注地做着习题，探讨学习上的难点。更有勤奋的学生在下晚自习后，把台灯带到寝室，绑在木板床的

栏杆上继续“耕读”。为了不影他人休息，他们用搭布把灯盖起来，成了一个独享的世界。老师们往往睡得更晚，一房一盏台灯下，总浮现一个忙碌的剪影。

后来，我考上省城的中专。依依不舍地离开农村，那盏台灯又成了我最心爱的物品。最后，按钮功能完全失灵，灯壁发黑，我才换了一盏可调剂灯光强弱、有定时钟和音乐盒、设计精巧的台灯。更加柔和的灯光下，我刻苦钻研专业理论，成了学习上的佼佼者。我还和室友点着台灯开寝室里的“卧谈会”。一有了学习上的灵感，赶紧趴在床上解题，记住要点。晚上的研讨对白天的上课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我三年求学路。

参加工作后，我才发现已有的知识远不能适应岗位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变。要跟上社会的前进步伐，唯有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充实。我在电脑边、床边，甚至在沙发靠背处都备了一盏台灯。由于勤学励志，我在单位很快成为一名业务骨干，一年后当上部门经理，收入也相应地有了提高，生活和工作上获得了双丰收。

一盏小小的台灯，始终映照着我不同阶段的人生路。它给我温暖，给我专注，使我在生命长河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得更踏实，一个个微理想蝶变成美好的现实。

孩子后面听，讲到受精卵的发育过程，我发现绘本的绘图出现了明显的错误。课后与老师进行了沟通，我非常自信地告诉她：“受精卵是一个细胞，细胞分裂是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是成倍分裂，而绘图画了七个细胞明显是错误的。”我告诉孩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孩子也学会了对书本的质疑，这收获是最大惊喜。

我和孩子一起读绘本的日子是充实的、快乐的。读绘本，孩子收获了美好的童年，我也收获了温馨的幸福。



◎生活纪事

槐花饭



□竞月

每到春天，似乎对着花吹一口气，它就能开，各种各样的花争相开放，尽情地舒展自己的美丽和妖艳，可是我最怀念的还是记忆中老家那棵老槐树……

我家住在村南边第一排正中间，家里有六间平房，院子里种了两株杏花树，一株梨树，还有一棵李子树，靠大门处还有一棵梧桐树，靠西墙种着一棵槐花树。一到春天，一院子的花香。而我最期待的还是那棵老槐树开花。因为我喜欢吃槐花饭，妈妈说那棵树是分家时她在属于自己的小院栽下的第一棵树，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拮据的，种一棵槐树，每年都可以吃槐花饭。

于是，从我记事开始，每年槐花开，爸爸会在在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绑了夹子，我和妈妈的任务就是在院子里准备一个干净的大木盆，把枝上的槐花捋下来，择去叶子，只留花苞，等捋了差不多一盆，够吃两天了，就再过两天继续摘。

半开未开的槐花最适合做槐花饭，妈妈会用水把槐花冲洗干净，捞出来放到筐里沥干水。我喜欢吃甜的，妈妈就会单独用一个盆盛了槐花，在槐花里加入几勺白糖，搅拌均匀，再加上适量的面粉，加一点玉米面，让每个花苞都裹满面粉，这样蒸出来的槐花是一粒一粒的，用筷子再搅拌均匀，然后放到蒸笼里蒸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爸爸喜欢吃咸的，妈妈用面粉把槐花拌均匀蒸，然后会配上油辣子、蒜、酱油，再切点小葱花，淋上香油，好吃极了……这样美味的槐花饭我们可以一连吃上十天左右，槐花就全开了，这时候就不能做槐花饭吃了，而是用水焯后晾干，放到冬天再拿出来，妈妈会把它们泡开了和鸡蛋一起做成鸡蛋炒槐花，或者打散鸡蛋做成槐花鸡蛋汤，偶尔也会配上大肉做成槐花包子吃。总之，那一树的槐花，被妈妈物尽其用，想方设法满足我们一家人的味蕾，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味道。

如今，离开老院二十年，父母快七十岁了，风湿折磨着妈妈，高血压缠上了爸爸，我的两鬓也有了白发，那棵老槐树还在老院里孤独地长着，只是一家人没有机会和体力再去欢天喜地地一起去摘槐花做槐花饭了。那白白花花的槐花，那浓浓的亲情伴着槐花香只能留在我春天的记忆里。



非虚构微故事

记录生活百态



欢迎投稿“生活”副刊
电话：13938039936